

却说连日以来，风雨雷电肆行不止。源氏公子伤心烦忧之事甚多，终回颓废悲惧，不能自拔。便想道：“这可如何是好？如此蒙罪之身，若因天变而逃回京都，岂不更将贻笑于人？不如就近隐迹深山吧！”继而转念：“如此轻率之至，后人必笑我畏于风暴，才做出此举。”故而踌躇不定。夜夜梦中，那怪人的影子总纠缠不休。

天空乌云密布，长久不去。淫雨罪案，不绝于日。京中亦杳无音信，公子深心牵挂，伤感道：“莫非我来世一遭，就此绝迹么？”此刻暴雨倾盆如注，户外渺无行迹，故京中音讯更不可知。忽然，从远处闪出一人影，浑身透湿，模样殊怪。待此人走近，方知为二条院紫姬所遣。倘于路上遇见，必定疑心为鬼。如此下仆，若在先前定然即刻逐去。躬亲接见下仆，他定以为耻。而今源氏公子却甚觉可亲，心绪已大异于往昔。此人从贴身内衣中掏出紫姬信函，上书道：“连日淫雨，片刻不息。层云密布，长空如盖，遥望须磨，难辨东西。

大雨闺中热泪涌，浦上狂风肆虐无忌。此外宫中诸事，一一俱告。无限孤寂伤悲，莫可胜述。源氏公于阅罢此信，泪如泉涌，直如“汀水骤增”，不觉双眼昏花模糊。

使者禀报：“此次暴风雨，京中亦疑为木祥之兆。为此，宫中已举行仁王法会。风雨塞阻，百官皆居置府中，政事姑且告停。”此人口舌笨拙，言语含糊。意欲详知京中近况，源氏公子只得召他近身，细细盘问。听得他答道：“大雨日夜不息，狂风频频肆虐，已绵绵数日。如此可怕天气，京都绝无前例。冰雹大块下落，几乎穿透地层。雷声惊魂动魄，毫无止息，皆未曾有过。”说时惊恐畏缩不已，更增人烦忧。

源氏公子暗想：“此灾若再延续，恐天地将要灭绝广次日破晓飓风骤起，恶浪滔天，海啸滚滚奔腾，轰鸣之声响彻霄汉，摧枯拉朽。加之电闪雷鸣，恐怖之至，无以言喻。众位随从，无不丢魂落魄。相与悲叹：“我等前世作了何孽，使得今世遭此磨难！父母妻儿再难谋面，难道就此离世么？”惟公子镇静自如，思量道：“我身蒙虚罪，岂不是要害死此地不成？”便强振精神。然左右请人噪乱不堪，只得令人备上诸种祭品，祷告神明：“住吉大神啊！请显神威，庇护此境，拯救我等无辜之人吧！”遂立大誓。

左右诸人见此光景，并皆忘却了自身安危，于源氏公子之木幸亦深表同情。如此贵人，身且遭此等罕世灾厄，真是悲怜。凡可强自振作之人，莫不感动落泪。愿以身家性命，救护公子。他们齐声祷告神佛道：“奏请八方神灵：我公子长居深宫，自幼娇惯，但秉性仁慈，泽被四方；济穷扶弱，拯灾救危，善举难以胜数。却不知造何罪孽，今将屈死于此？仰求天地神明，明辨是非。公子无辜蒙罪，丢官失爵，背井离乡，以至朝夕不安，日愁夜叹。今又遭此恶变，性命攸关。此乃前世孽报，还是今生罪罚？”若神佛明鉴，请息灾降福！”他们向着吉明神社方向，虔诚立誓。源氏公子亦向诸神佛及海龙王祈愿。

岂料雷声愈是响亮，一声惊天霹雳，裹挟一团天火，正落于公子隔壁廊上，将此廊烧着。屋内众人，皆失魂落魄。惊乱之中，只得将公子移居内室，才稍稍心安。此时已不拘尊卑贵贱，共居一堂。骚乱杂沓，呼天嚎泣。比及雷声，相差无几。天地一片漆黑，直至日暮。

风势渐弱，雨亦疏透，继而闪出些星光。星辉下，定睛细瞧居室，实在简陋不堪，于公子委实屈身了。正屋已被天火烧毁，残迹凄然，加之众人相往践踏，帘子又被狂风掀去，一片狼藉。欲让公子迁回正屋，也只得作罢，待天明后再作打算。众人皆狼狈不堪，惟公子一心打坐勤修佛事，然念及将来，亦不免心神凄凄。

稍后，月亮闪了出来。源氏公子推开柴扉，眺望开去。谁见浪袭之处，一幅劫后惨状，五海啸余波未尽。附近村民，竟无人能通晓天情地理，断知远近泰否。惟有一群粗陋渔夫，知公子居处乃贵人寓所。众人聚集墙外，模样颇为奇特，尽言方间野语，实甚难懂。但也

不便逐散。只闻渔夫们道：“此风若再持续，海啸即刻便来，这周遭近处将全被吞淹，尚得求菩萨保佑，方可平安无事。”若说众渔夫此番话使源氏公子心惊胆颤，那未免太愚昧了。公子低声说道：

“若非海神呵护力，微躯定奔碧波中。”

大风一昼夜骚扰。源氏公子虽强打精神，实在疲惫不堪，竟迷迷糊糊昏睡过去。可惜此居所无一帐幕，实在简陋。公子仅能靠壁打盹。不知何时，那已故桐壶上皇竟活生生直立跟前，对他道：“你为何住于此等肮脏之地？”握手欲拉他起来。接着又道：“称须依住吉明神指引，驾船速离此浦。”源氏公子惊喜交加，奏道：“父皇万福，自儿臣诀别慈颜以来，所经苦难何其多！如今正欲弃身于海呢！”桐壶上皇答道：“真是胡言乱语，此番灾难不过小小报应而已。我即帝位时虽大罪不犯，但小过难免。为赎罪过，日日忙于修炼，哪能顾及阳世琐事！近日遭难，我实感不安，故一路饥疲前来此捕。我尚得寻机奏见皇上，有所嘱托，将入京去了。”说罢隐去。

源氏公子眷恋依依，放声哀嚎道：“父皇让我同去啊！”抬眼一望，哪有踪影。一轮明月高悬，惟觉父是慈影依稀在目，不似梦中。霎时顿感天空云彩飘曳，甚是可爱。长年慕父慈容，今圆夙愿，虽相见短暂，然清晰分明，至今记忆犹新。不禁思忖：怕是因我遭此厄运，父皇特地借暴风雨之夜，托梦前来救助，真是感激不尽。若希望尚在，总是不胜欣慰。于是满心思慕父皇，反倒忐忑不安起来，无暇顾及现世的悲哀。便欲续梦，希望再能与父皇详细晤谈，但紧闭双眼却心目清醒，辗转反侧至天明。

忽然一小舟随波而至，其间上来两三人，朝源氏公子居处走来。前去问讯，回答是前任播磨守明石道人，正从明石浦驾舟前来造访。一使者道：“源少纳言是否携传在此？敝主人有事面谈。”良清闻知，大为吃惊，对源氏公子道：“当年在播磨国，我与此道人甚为相知。只因一点私怨，后再没通音信。忽冒风雨前来，不知有何事相商？”他甚感意外。源氏公子倒顷刻醒悟：此事与父皇托梦有关。便立即召其前来。

良清大惑不解，思量道：“风浪如此猛烈，他怎会有心乘船前来造访呢？”于是前去拜见明石道人。道人言：“几日前夜中，一位异样之人托梦于我来此。起初我颇为怀疑，后又几度梦此异人，对我道：“本月十三日，自会灵验。此刻可速备船只，风雨一停，便立即前去须磨。”故我依照此命备船静候。果然大起风雨，电闪雷鸣。国外朝廷，借灵梦以治国之事甚多。我亦准备照梦中所托之日，驾舟启程，前来奉告。今日果然刮此奇风，护船平安抵达，全与托梦相符。责处或许不信此事，或许也有预兆。顿劳以此告之，唐突之处，在下深感惶恐。”

良清将此言一一禀告源氏公子，公子亦觉不可思议，思前想后，认为此乃神谕所致。想道：“我若只顾及后人诽议而枉负神明信护，世人讥笑，恐将更甚。对辜负现世人的好意尚不心安，况且神意。历经种种悲惨，亦该取得训诫。故应遵此年长位尊，德高望重之人指示。有道是：‘退则无咎。’我已遭罕世之苦，迫于死亡，今后是否百世流芳，也无甚紧要了。父皇亦曾托梦，教谕我离开此地，还有什么顾虑呢？”定下此心，便回复明石道人：“我孤身飘泊于此，历经莫大苦难，可京都却无一人问候。惟有‘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’。岂料今日竟‘好风吹送钓舟来’啊！可否上明石浦躲避几日？”明石道人甚是欣喜，感激不尽。

随从等便劝请公子道：“务必于天明起程。”源氏公子照例仅由四五个亲信陪同。果然又是奇风，轻舟很快抵达明石浦。原本两处近在咫尺，片刻即到，而今更为神速，竟如有风神护送一般。

明石海边景象，自与别处不同。源氏公子惟有不称心之处，便是来往行人甚多。海边、山脚皆有明石道人领地。各处海岩均建有茅屋，以助游眺尽兴。且有佛堂，庄严肃穆，以供修行三昧，冥想来世。至于生计，自有良田沃土。晚年安乐，自有仓库保障。四季时日，

用度齐备，自不必恐慌。闻知近日有海啸，女眷们均已迁居山进内宅。源氏公子甚为称心，在此从容息足。

旭日初升，源氏舍舟登陆，乘车上路。明石道人于晨辉中，细瞧源氏公子，竟忘却自身年岁，似觉添增寿命。满面喜色难以掩去，合掌感激住吉明神。犹如夜明珠降至，愈发尽。动照护源氏公子。

此处景致静美，自不待说。这邸宅，构造颇具雅趣，亭台楼阁，假山花木，引海作泉，布置极为巧妙。此番盛景，非一般画师所能描绘。与须磨浦处所相比，自要明爽甚多。室内布置，堂皇富丽，绚烂多采，比京中哪宅亦胜一筹。

源氏公子安顿既毕，静心歇息一时后，便写信与宫中请人，历数此番情状。紫姬所派使者，尚留居须磨，途中受尽风雨欺凌，正忧虑满怀，吞声饮泣思念归期。公子便遣人唤至，赏赐良多，托他回京俱告详情。与藤壶皇后，他历数近因梦线，而免去危难之奇迹。与紫姬回信，因其来书哀怨幽情，故不能随便回复。写至几行，便已泪眼迷蒙。此番情形，可知紫姬终不同他人。信中写道：“我历经种种磨难，本欲舍弃此身，遁入佛门。推因你临别赠吟‘面此菱花慰心菲’时之情影，常浮于脑际，如此铭心刻骨，又怎敢负心于你？纵使千难万险，亦不足为道。正如：

人与荒话随行远，思君至此路更长。一切都虚幻似梦，永无清醒之时。执笔顿感茫然，难解满腔愁怨。此信虽写得零乱，于旁人眼中倒也美观，均能看出公子对紫姬一往情深。众随从亦托信于使者，述说须磨凄苦的生活。

风雨已去，天空蔚蓝清澄。渔夫已出海，个个神态安详。如今再看那须磨，渔人所居石屋甚少，实在过于荒寂。此处居人尚多，稍显喧杂，然自有佳趣慰人心目。

主人明石道人虔心修佛，皆因虑及女儿前途而常显忧愁。源氏公子虽早闻此女美名，此次不期而遇，亦颇感前世有缘。然今沦落于此，只应一心勤修佛法，岂可小虾妄念？况且钟爱紫姬，又怎可违背承诺？故尚不能向明石道人表达心愿。然而数闻小姐品性高雅，容貌娇艳，又有些恋慕。

明石道人敬畏源氏公子，只得住人较远边屋。然而又心环戚念，欲早日得到公子厚爱，且向他提及心中夙愿，遂祈祷神佛更为虔诚。他已年近花甲，但精神里铁。只为勤修佛法而略显清瘦。且出身望门，见多识广，又懂得不少古时掌故，倒可掩饰不时出现的顽固昏既平 [J] 仪态大方，全无猴琐之相。源氏公子召见时，便以古代种种佚事慰藉公子。多年来公子奔波忙碌，无暇闲听世间掌故，今日有此良机，甚感兴慰。想道：“倘未遇此人此地，倒让人惋惜呢。”二人渐渐熟悉，但因公子高贵尊严，敬畏之情仍未消减。放纵有千种打算，亦不能说出口。只得与夫人共话，焦虑叹息。小姐自身亦常感叹生于此等穷乡僻壤，平常夫婿尚难遇到。如今见源氏公子如此英俊洒脱，不觉心动，然而念及自身卑微，恐不能高攀。谁能寄希望于双亲，一时倒也稍稍安了些心。

转眼已至四月，明石道人为源氏公子置备的夏衣及帐幕垂布，皆富程趣。如此无微不至，悉心照料，使得公子颇感过意不去。想到道人亦出身高贵，人品优越，便少了顾虑。京城时常亦有人送来物品。

一日，月夜闲静，公子遥望茫茫海面，党忆起二条院庭中池塘。思乡之情澎湃于胸，此刻却形影相吊，不觉黯然伤怀。遂低吟古歌：“昔居淡路岛，遥遥望月宫。今宵月近身，莫非境不同。”随后赋诗：

“月色无边夜溶溶，惯若身居淡路山。”吟罢，从囊中取出七弦琴。此琴早已闲置，如今信指投弹，一曲下来，众人皆暗自神伤。源氏公子又尽展平生绝技，倾注全神弹奏一曲扩陵散人那深居闺宅的多情人儿，闻此美妙琴声应合随风而至的松涛，沟深深感怀起来。不仅如此，一些山野庶民，虽年迈体弱，均赶赴海滨，临风倾听。明石道人更是舍弃三宝供养前来赏曲。

他道：“闻此琴声，不禁又尘世纷扰。我久寻极乐净土，或许便如今夜良宵吧。”说罢潸然泪下，赞口不绝。源氏公子亦百感交集，昔日旧事纷纷浮于眼前：宫中弦管乐会，此琴彼奋，美人妙音，世人慕誉，父是器重，尽皆恍如梦境。感怀之时，所奏之曲异常凄婉。明石道人已是老泪纵横，遂命人于内宅取来琵琶及箏，用琵琶弹奏一支绝世妙曲，再请公子弹箏。公子从容而奏，众人掌声雷动，继而又悲戚下怀。乐声本不论手法精湛与否，环境幽雅，自然相映成趣。此刻海滨，水天一色，夜雾茫茫；近旁秀木，繁茂葱茏，比春之樱花，秋之红叶更添妩媚。四野蛙声长鸣，不由让人想到古歌“黄昏秧鸡来叩门，谁肯关门不放行来。”

此刻道人又弹起箏，技法之高明，音色之美妙，令源氏公子大为感动，他无意说道：“此乐器若由女子从容自如弹奏一曲，那才美呢！”道人莞尔一笑道：“还有何等女子能胜过公子弹奏？委实相告：我家自受延喜帝嫡传弹箏秘技，已历经三代。可惜身命不济，早已摒弃世俗，惟以弹箏遣怀。小女自幼聪颖，模仿自习，倒亦与亲王殿下手法颇似。呀，想必我这‘山僧’耳钝，将琴声听成‘松风音’，竟敢如此胡言乱语。但我曾寻思，倘公子有此雅兴，定叫小女为公子弹箏一曲！”说罢竟激动得发抖，差点流下泪来。

源氏公子随口说道：“有高手于此，我所弹乃是‘闻琴不知是琴声’呀！惭愧至极！”遂推开箏又道：“甚是奇怪，箏这玩意，从来是仅有女子弹得出色。峻峨天皇五公主，经天皇嫡传，乃可谓世之弹箏圣者，可惜此后失传。如今弹箏家，仅得皮毛而已。孰料此浦竟藏有弹箏妙手，真乃有幸。如若不曾嫌忌，倒想一饱耳福。”

明石道人受宠若惊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公子尽管吩咐，我这便唤她前来弹奏。古昔‘商人妇’那琵琶喜亦曾感动资人呢。琵琶能弹出妙音，古人亦不多见。我那小女不知如何习得，却能将高深曲调尽致表演。让她久居这涛声咆哮之地，实在有些委屈。心思郁结时，小女颇能善解人意。”话里暗含风趣，源氏公子兴味陡增，遂请道人弹奏。出手自是不凡，现世失传之技，于他手中，极富韵致，且具古风格调。那左手摇弦之音，尤为清脆欲滴。此处并非伊势。源氏公子却让擅歌随从唱《伊势海》伴和。其词为：“伊势话清海潮退，摘海藻欧拾海贝？”自己亦不时击拍合唱。曲毕，二人互为赞赏，随后摆上珍贵茶点果品，谈古论今，又殷勤敬酒。众人欢度此宵，竟忘却了人世忧患。

天色渐深，残月西坠。夜空明净如洗，一切均已沉寂，惟有海风送来阵阵凉意。明石道人与源氏公子开怀畅饮，娓娓恳谈，从初来乍到之情状谈至为来世修福功行。琐屑细微，即便于女儿终身愁虑之事亦不曾保留。源氏公子惟觉可笑之余，尚存丝丝怜悯。明石道人说道：“老夫心中一言实难并口：公子屈身此等荒村野地。虽为期短暂，蒙神佛垂怜我历年修行积福，才有幸见到公子。我为小女之事祈愿住吉明神已有十八载。且每岁春秋二度，扶老携女参拜神明，虔心于昼夜六时诵经礼佛，以求神明保佑，此生嫁得贵婿，了其夙愿。只因前世作孽，故家父虽身居大臣，我却平居田舍庶民。如此沉沦，甚为伤感，寄予小女厚望亦未了结。且得罪诸多身份相应的求婚者，于我实为不利。然而仍未悔恨，即便一息尚存，腕力薄弱，我亦将护爱至底。倘我身先死而良缘未得，则早有道命：“与其配庸夫，不如投海底，许身海波。”说罢声泪俱下，伤心之至，难以尽述。

源氏公子无话可说。且值愁绪满怀，闻此番伤心话语，不免伤悲，频频拭泪。仅回答道：“我蒙莫名之罪，飘泊于意外之地，正念前世何罪之有。如今乃知前世注定有此因缘。你既有此愿，如蒙不弃，理应早告知于我。我自离京，已痛念世事难料，终至心灰意冷，除每日勤修佛法，不作他想。岁月空度，神情颓废。我亦闻令媛美貌动人，因念罪名于身，怎可有冒昧之举？自当寂寞至今。既有此意，若再请红丝引导，感激不尽。成就好事，我亦不再孤枕难眠了。”明石道人听罢，无限欢喜道：

“暗尽寂寞孤眠者，应怜荒浦独居人。务请理解父母长年苦心。”说时浑身战栗，但仍能自制。公子道：“你惯居荒浦，怎可知我寂寞？”且答吟道：

“离居长夜年岁久，旅枕巾短梦难成。”推心置腹之态，优雅之至，美不胜收。道人又絮絮叨叨，牢骚满腹地说了许多话。

且说明石道人夙愿已成，犹如卸下千钧。据道人所言判断，此女生性腼腆。源氏公子便想：“偏僻之地，佳人或许更为优秀。便悠悠神往，取出胡桃色高丽纸，虔诚写道：“远近长空昏迷茫，渔人遥遥指仙源。本应‘暗藏相恩情’，终是‘欲抑不能抑’。”信上虽字迹寥寥，然情思甚浓。于当日近午，遣人送至山边内宅。道人正虔心静候公子音信，果真信使不久便至。遂热忱接待，频频劝酒，灌得大醉方休。但小姐回书久不送出，明石道人急不可待，只得进去催促。小姐恐因身份卑微，高攀不上此等高贵公子，委实有愧，竟羞得难以执笔。便以“心情不好”为由，推辞不理。道人无奈，只得代书：“蒙赐华函，感激不尽。惟小女生长蓬，孤陋寡闻，想是‘今宵大喜袖难容’之故，惶恐不敢复书，朽人揣度其心，正是：

同是怅望此天宇，两地相思共此心。未免过于香艳吧？”此信写于一张陆奥纸上，书体古雅，笔法洒脱，极富趣味。为犒赏信使，明石道人赏了件女衫，形式颇为精致。源氏公子看罢回信，甚感风流异常，很是惊异。

次日，源氏公子又去信一封，说道：“代笔情书，我此生未曾听说。”又道：

“亲笔佳音不传人，只是垂头独自伤。真是‘未曾相识难言恋’啊！”此信写于一张软软薄纸上，书法更具韵味。明石姬切罢，思量自己乃一少女，目睹如此优美情书尚不动心，未免太畏缩吧。公子俊美固然可爱，但身份甚为悬殊，纵然动心又有何用？徒增忧烦而已。今见再次寄书，不禁为蒙如此青睐而热泪盈眶。经老父再王劝导，方于浓香紫色纸上写复信。笔墨时浓时淡，丝毫不掩做作之态。赋诗：

“试问君思我，情缘深几许？君心徒自恼，闻名未见人？”笔迹书法皆出色，绝不逊于京中贵族女子。见此书柬，源氏公子不由忆起京中情状，遂觉与此人通信倒有兴味。只因通信过多，难免招人注目，流言广布。便每隔两三日通信慰问一次。或于黄昏寂聊之时，或于黎明多愁善感之时，或思量对方亦有此念之时。明五姬复信，言语适宜，从不露悲喜之色。源氏便想其品质定很风韵娴雅，一睹芳容之念更为浓烈。然而良清每每提及此女，总显得凄楚，那分明是提醒公子，“此人已属我”。公子虽有些不快，但又念及主仆一场，况且他又追求了这么多年，倘再去夺取，有些对不住。思前想去，遂决定若明石姬主动，让我“不得已而受”那样最好。可惜明石姬姿态傲如贵族女子，决不屈从，叫人无可奈何。于是，彼此对峙，耐性度日。

忽然念起京中的紫姬，今西出阳关相隔远，思慕之心更近切。心绪不佳时，想道：“如何是好？真如古歌所言‘方知戏不得’。干脆将其暗中接来吧？”转念又想：“不管怎样，终不会如此长久离居，眼下怎能移情别恋，招人非议呢？”一时便静下心来。

且说当年，宫中时发不祥之兆，变故不断。三月十三日夜，电闪雷鸣，风狂雨暴。朱雀帝得一奇梦：见桐壶上皇立于清凉殿阶下，一脸不快，两眼怒视自己。虽大为震惊，却只得肃立听命。桐壶上皇晓谕甚多，主要之事似有关源氏公子。他醒来后异常恐惧，亦生怜悯，便将梦是俱告于弘徽殿太后。太后道：“风雨交加之夜，目有所思，则夜有所梦，此乃寻常之事，毋须担忧。”或因梦中与父皇四目相对之故，朱雀帝忽然害起眼疾，痛苦不已。弘徽殿及宫中遂办起法事，祈佑早愈。

恰逢此刻，右大臣亡故。此人年岁已高，原不足怪。只是，死亡瘟疫接踵而至，弄得人心惶惶。弘徽殿太后竟亦染病卧床，病势日益加重。朱雀帝忧心如焚，心想：“源氏公子蒙莫名罪行，饱受沉沦。此大灾必为报应。”便屡奏母后：“如今可赐还原氏官爵了。”太后答道：“据刑律，未滿三年，便将罪人赦罪，定遭世人非议，不可轻易为之。”态度甚是坚决，于多方顾虑中，病势亦愈深重。

且说明石浦，每逢秋季，海风甚为凄厉。源氏公子孤枕难眠，情感寂寞。便不时催促明石道人：“总得想个法子，劝小姐来呀！”他不愿前往求见，明石姬亦不愿前来。她想

道：“山乡姑娘，念及自身卑微，乃受京城男子诱惑。此等短暂欢爱，我怎可轻率委身？且他本瞧我不起，惟因孤寂难耐方对我有此情怀。我若答应，此生必定痛苦。父母因欲高攀，让我待字深闺。若一味高攀，即使姻缘成功，亦必定悲哀，悔恨时便迟了。”又想道：“本欲趁他客居此浦，互传飞鸿以留风韵，了却令生夙愿。素闻公子大名，故盼有一面之缘。岂料身蒙意外而来，我虽隔遥远，亦可拜仰其俊美之颜。他那琴声，盖世无双亦得临风听赏，其朝夕起居之状，亦能耳闻其详。于我等山野小民，身居渔樵之间，平常如同草木。蒙公子存问，实为幸之所至。厂如此一想，愈发觉得自身卑微，决不再亲近公子。目源氏公子米此浦后，明石道人大妇遥感祈愿已成。但细细思量：“倘将女儿贸然嫁与公子，若公子瞧她不起倒成悲剧。公子虽为贵人，但其性情及女儿宿命，尚不可测。果真以女儿性命作赌，岂不成了孟浪之举？身为父母又如何忍心？不禁心烦意乱。

源氏公子常对明石道人说道：“近听涛声，如听令媛琴音。此季节琴声最妙。”明石道人一听此言，决定促成其事。遂不顾夫人踌躇未定，亦不让众弟子知晓，悄悄择定青田，独自将房室设置得格外辉煌。于十三日夜皓月悬空时，吟着古歌：“良宵花月真堪惜，只合多情慧眼看”前去接请公子。源氏虽觉此举有些风流，但仍换上礼服，整戴一番，方才启程。为不显得招摇，公子未乘坐道人配备的华丽车辆，仅带了淮光等随从。一路转山绕水，乘马闲游浦上是致。遥想伴恋人共赏海面月影的情景，不禁又想起紫姬。恨不得立即飞身策赴京都。独自吟道：

“策马良宵秋夜月，直奔玉宇会佛娥。”

明石道人宅内，虽不若海滨本邪富丽堂皇，然花木掩庭，精美别致，幽静而极富雅趣。源氏公子推想如此风雨晦明之地，难怪小姐多愁善感，他深表同情。附近一所“三味堂”，乃居上修行之处。钟声伴和松风迎面飘来，让人顿生哀怨。苍松扎根岩壁，姿态道劲。秋虫唧唧，鸣于庭前草丛。源氏公子均感怀于心。

小姐居室，构造尤为讲究。一道月光，透过门隙悄然照入。公子轻轻走进，与小姐答话。明石姬不愿此刻会面，显得有些慌乱，仅一味叹气毫无亲近之态。源氏公子暗想：“架子不小呢！千金小姐算难驯吧，而经我直面求爱，亦无不服从。如今飘泊至此，倒要受女子侮辱了。”心中不觉伤感。倘强求寻欢，又于心不忍；若就此却步，又恐人取笑。如此造巡踌躇，真如道人所吟“只合多情慧眼看”了。

夜风潜入，吹动帷屏。有带子触动箏弦，发出铮铮响声，足见她随意拨弄箏弦时室内零乱模样。源氏公子甚觉有趣，便隔帘对小姐道：“久闻小姐乃弹箏妙手，不知能否一饱耳福？”恳求之语甚多，并吟道：

“痴心情侣欲多得，我仍浮生如梦身。”明石姬答诗道：

“我心幽暗似长夜，梦幻真伪难辨清。”音调幽静娴静，极似伊势六条妃子。正当她陷入遐思，毫无头绪之时，公子竟然步入内室，她不由脸面臊热没了主张，只得仓惶逃进更里面一居室，将门扣住，倚于门后喘息，羞涩难当。公子并未用力推门。此局面岂能持久？不多时，公子便直接与小姐面晤。她仪容高雅，体态切娜，公子一见钟情。如此因缘，源氏公子本未敢奢望，居然如此顺理成章，顿觉分外销魂。或许源氏公子一旦面对可心女子，爱情便会不期而至吧。往日只怨长夜难熬，今夜惟愁秋宵短暂。深恐消息走漏，亦不敢过分张狂，便许下山盟海誓，于破晓时分，匆忙退出。

当日派人送书慰问，行动亦为谨慎，或许是负疚于心吧。明石道人深恐泄露此事，招待信使亦不及前次体面，然心中颇感歉意。自此源氏公子便时常与明石姬幽会。惟因两地稍远，频频出人恐被渔人生疑，故行迹有所收敛。明石姬便悲叹：“果然如我所料！”明石道人亦虑公子变心，只管静心祈盼其光临。本已步入红尘，如今因女儿私情而又堕入尘世，委实可怜啊！

源氏公子暗想：“此事若走漏风声为紫姬所知，我虽逢场作戏，但她定会怨我薄情而怀恨、疏远于我，这倒有些对她不住。”由此可知，他对紫姬仍情深谊厚。回思以往种种不

端行为，甚觉夫人宽宏大量。对此番无聊消遣颇感后悔。明石姬虽芳姿迷人，亦难抵公子思念紫姬之情。遂写信一封，俱告此地详情。信中道：“我实无颜面启口：往昔狂放成性，不端行为甚多，频频扰君忧虑。真是不堪回首！岂知身在此浦，偶遇如此无聊恶梦！如今不问自招，务请谅我此番诚挚之心！正如古歌所言：‘我心倘背白头誓，天地神明清共珠’。”又写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我是孤浦寻花作戏看，思君肠断泪若湖。”紫姬回书并无责备之意，语气亦尤为和蔼。末尾道：“承蒙无欺，告之梦情，闻之顿生无限思量。须知山盟海誓已此般，潮水岂能漫过山？”体察之心溢于字里行间。源氏公子读罢，大为感动，决念忠于紫姬。此后许久，未曾与明石姬幽会。

明石姬早有所料，见公子久不登门，不禁黯然神伤，竟想投海了却此生。昔日推由残年父母悉心照佛，虽不知福于何处，但春花秋月等闲度，倒也单纯无忧。曾推想恋情婚嫁本乃今生幸事，岂料结局竟如此悲哀！然于公子面前，却不露丝毫苦情，面额犹如从前。二人相处，日渐情深。公子念及紫姬独守空房，又深为歉疚，故时常独眠。

为消遣排忧，源氏公子潜心作画，免却昼夜相思。若遥寄紫姬，必将感而复书。画面情思缠绵，见者无不感动。说来也怪，许是。已有灵犀相通之故吧。紫姬于寂寞无聊之时，亦作有些许画，且将寻常所思寄情于画，集为日记一册。如此两种书画，必定意趣迥异吧！年关既过。此年春天，皇上朱雀帝患病。传位一事，引起朝野评论。在大臣③之女承香殿女御，本为朱雀帝后宫，曾生有一皇子，但年仅两岁，尚不能立位。故应传位于藤壶皇后所生皇太子。择新裔辅弼者时，朱雀帝推觉源氏最为适合。但因此人尚流放于外，甚觉可惜，遂不顾弘徽殿太后阻挠，决定赦免源氏。

自去年弘徽殿太后病魔缠身以来，一直不见好转。宫中时有不祥之兆，皇帝眼病再次复发，弄得人心恐慌，圣心恼乱。便于七月二十日再度降旨，催源氏回京。

源氏公子虽知终有返京之日，然世事难料，安能顾念结局如何？正苦于无望之时，突然接到归京圣旨，岂不欢庆欣慰？但又想到即将别离此浦及浦上心爱之人，又不禁伤怀。明石道人呢，尽管推知公子必返京都重建基业，仍茫然若失，悲不自胜。谁有此想：“只要公子春风得意，定有来日方长。”

公子难以割舍明石姬，近日夜夜欢娱。六月中，明石姬有了身孕，常觉身子不适。至今临别时，公子倒比先前更为疼爱了，暗自因离愁而伤悲。他不由想道：“怪事啊！此乃我命里注定该受这番苦的。”一时心乱如麻。想到前年离京之苦，如今便到了尽头，他日何时方可重游旧地呢？此时的明石姬，其伤楚之状自不必说。谁有自叹命苦，欲公子多待些时日。

随从诸人，得知即将返京与家人团聚，各自欢欣若狂。京中来迎接之人，亦是喜形于色，惟有主人明石道人以袖掩泪。转眼已至八月仲秋，天地衰变，一片凄凉。公子心绪烦乱，仰望长空，想道：“我为何这般没落，自音至今，常为些许琐事而自寻烦恼呢？”几个随从平素深知公子性情，见公子呆立怅想，相与吸道：“这如何是好？老毛病又发了。”且私下抱怨道：“数月以来，都作得甚为干净，悄然前往不过几次，关系亦本淡然。近来却这般毫无顾忌，反倒让那女子受苦。”又谈及此事起因，都怪少纳吉良清昔年于北山提及此女。良清闻后好生不快。

归期已定，后日启程。今日自与往常有异，刚至黄昏，源氏公子便前往明石姬十：所。往日夜深未曾看清其容颜，此刻仔细端详，方觉此女品貌端庄，气度高雅，出于意料之外。若就此割舍，委实惋惜！设法迎入京都方可安心。便以此话慰藉明石姬。于她眼中，公子相貌俊艳，自不必说。B因长年斋戒修行，面庞清瘦，更显俏丽。如今此俊郎满面愁容，热泪盈盈，无限温情与我伤离惜别。于我等女子，此生能有此情缘，已是幸福万分，岂敢再有奢望？此人如此优越，我却这般卑微，更觉伤心无限！此刻秋风送来阵阵浪涛声，分外凄凉惨淡；渔夫所烧盐灶，青烟袅绕，亦带哀愁之状。源氏公子吟诗道：

“此度暂别定相逢，正如盐灶同向烟。”明石姬答道：

“无限避愁如灶火，今生落命徒劳怨。”吟罢早已哽咽不止。

源氏公子甚是倾慕明石姬邵钢熟琴艺，深觉憾惜。便恳请道：“分手在即，可否弹奏一曲，以作临行纪念？”遂命人取来随身所带七弦琴，先奏一曲。此值万籁俱寂，琴声更显得异常幽深美妙。明石道人闻之，激动不已，亦携箏而至。明石姬听了此琴此箏，党泪落如雨，不可抑止。不由取琴来信手随拨，曲趣甚为高雅。源氏公子曾听得藤壶皇后弹琴，便认为举世无双。其手法清艳，牵扯人心，闻者足可辨其容颜，实属高妙。如今听了明石姬所奏琴声，清幽和婉，恍如梦里天庭妙曲。她所弹乐曲少有人懂。源氏公子素来长于此道，亦未能辨其曲目。正当妙处，一声断毕。公子如痴如醉，沉寂半晌，方从曲音中解脱出来，暗自海限：“数月中，为何竟未向其讨教呢？”遂又虔诚许诺，将永世不忘。对她言道：“我今将此琴奉赠于你，容你我二人将来同奏，此前请留作纪念。”明石姬即席吟道：

“信口开河我心记，此后思君苦泪琴。”公子叹惋答道：

“别后宫强不变音，如此卿思前情。在此弦未变音前，我俩必定重逢。”如此向明石姬山盟海誓。明石姬深感未来茫然难料，但此刻已无法顾及许多，仅为眼前惜别而伤心垂泪。这本为人世常情。

启程那日，天色微明时，整装待发。京城中候迎人员俱齐，一时人声鼎沸，马嘶阵阵。源氏公子心神恍惚，若有所失。却仍瞅准一个人少的机会，赠诗于明石姬道：

“别卿离浦感伤多，此后余波当如何。”明石姬答道：

“君行经岁茅舍荒，不惯离苦逐逝波。”源氏公子见其如此坦率，道出心事，不禁悲痛万分。虽竭力隐忍，仍泪如泉涌。有人不知内情，定会猜想：“即使是穷乡僻壤，闲居两三年，如今一旦离别，也有些割舍不下吧！”惟有良清心下明白，愤然想道：“定是不舍那女子了。”随从请人均欢天喜地，但想起即日便要离开此地，又有些留恋。

即日送别，明石道人准备甚是充分。随从请人，不论身份高低，都有旅行服装等赠品。源氏公子赠品，自是与众不同。除去几箱衣物外，尚有带回京都的正式礼品，丰富多彩，配备周详。明石姬于其旅行服饰上附诗一道：

“旅衣我制泪未干，襟若在湿君莫穿。”源氏公子读罢此诗，便于喧闹中匆匆答道：

“屈指记日相思苦，睹物好怀故人情。”此实乃一番诚意。公子遂换上此装，将平日衣服送于明石姬，以留作纪念。此衣香气浓郁，又安能不睹物思人？

明石道人对公子道：“我乃朽木遁世之身，此日恕不远送了！”一脸悲苦，甚为可怜。众年轻女子目睹那模样，均不禁暗笑，道人吟道：

“长年遁世隐海角，此心终难舍红尘。推因爱女深切，以致神思迷乱，就不亲自护送了！”又向公子请安并央求道：“恕我念叨儿女私情：公子若思念小女，请惠赐玉音！”公子闻此言分外伤感，哭得两腮通红。答道：“如今已结不解之缘，怎能忘怀？我等心迹不久你自会明白。久居此地，真叫我难以割舍！”便吟诗道：

“久居孤薄伤秋别，犹如去春离京时。”吟时不住拭泪。明石道人听罢，更为颓丧，几近人事不省。自源氏公子离去，他竟步履蹒跚，似乎老了许多。

明石姬悲伤情状，更不必言说。她惟有强忍悲愁，以防外人看出。她自认身份卑微，故愈为伤心。公子返京本迫不得已，可此身被弃，难慰今生。公子面容总挥之不去，自知难忘，除挥泪度日外，再无他法。母亲惟有安慰，一味怪怨丈夫：“都是你出的歪主意，你这老顽固，铸成这般大错！”明石道人自知理屈，亦有苦难诉，仅答道：“罢了！如今亦不必再多言。再说公子怎可弃下自己的骨肉？虽眼下离去，定会想出法子的。劝她吃些补药吧，老是哭哭啼啼会伤了身子的。”说完，返身靠在屋角，不再作声。而乳母及母夫人仍在议论他的不是，但听说道：“多年来一直盼望她有个好归宿，本以为已了却夙愿，岂知刚开始，又遭此不幸”明石道人听了此叹息，愈发同情女儿，也愈觉烦乱了。昏昏沉沉睡了一日。夜里，一骨碌爬起来，说道：“念珠在何处？”便合掌拜佛。近日弟子们怪他

懈怠，因此于一月夜，出门到佛堂做功课。岂料一个闪失，跌进水塘里，腰椎撞在突兀的假山石上。自此卧床不起，亦无暇顾及女儿。

且说源氏公子辞别明石浦后，途经难波浦时，举行了拔楔。又派人前往住吉明神社，道明情由，以表围旅途仓促未能及时参拜，待琐事停当后，定专程来此还愿感恩。此次返京，确实异常忙乱，一路急速前进，无暇观赏途中美景。

回至二条院，于此专候的人与随侍从畅谈衷肠，互诉思念之苦，抱头大哭。一时说话声、谈笑声、哭泣声、慨叹声、嘈杂切切。紫姬孤寂日久，常叹红颜命薄，而今得相逢，自是欢喜不尽。数月不见，容颜却越显标致。仅因常积愁苦，浓黑的秀发稍薄了些，倒显得另有韵味。公子暗想：“从此将永远陪伴这个美人，再不分开了。”觉得分外满足。然而想到明石浦那个惜别伤离的人儿，不禁有些凄楚。源氏公子啊，此生何时才得安宁！有关明石姬之事，他一一告知了紫姬。言及幽幽离情时，神态甚为激动。紫姬虽有些不快，但只能装得镇定自若，随口低吟道：“我身被遗忘，区区不足惜；却怜弃我者，背誓受天蔽。”借以托恨。源氏公子闻后，甚觉可爱又可怜。“如此一倾心美人，我竟舍得长年累月与之离别，不觉可惜？”一番思量，也自感诧异。因而更为诅咒这残酷的人世。

源氏公子恢复了原爵，不多久便荣升为权大纳言。以前曾因公子而受累者均复旧职，犹如古木逢春，又显一派生机，实乃有幸。一日，朱雀帝召见源氏公子，赐坐于玉座前。众宫女，尤其自桐壶帝以来的老宫女，均认为公子相貌更显堂皇了。想到此贵子几年久居荒凉海滨，甚为悲戚，不觉号哭了一阵。朱雀帝面有愧色，因此隆重召见，服饰亦极为讲究。朱雀帝近来心绪烦乱，身体虚弱。但近两日清爽了些，便与源氏公子商谈议事，直至深夜。

此日正逢中秋佳节，昭月当空，夜色幽碧。朱雀帝回首往事，感慨万千，不觉悲凉渐起。

对公子道：“昔日常闻雅曲，自你走后，我亦久无管弦之兴了！”源氏公子慨然赋诗：“落魄访提帘海角，倏经锤子肢瘫年。”朱雀帝一听此诗，深感愧疚，又有些怜悯，答道：

“绕往二神终相会，悲忆前春离京时。”吟时神采飞扬，仪态潇洒。

再说源氏公子复职后，为追荐桐壶上皇，急备法华讲佛一事。他先去拜见冷泉院，看了皇太子。太子已满十岁，甚是英俊，见到源氏公子，不脱童趣，兴奋跑了上去，投入公子怀抱。公子顿感无限怜爱。皇太子才学初见端倪，人品正直，可想将来定无愧执掌朝纲。源氏公子待心情稍稍平静后，又去拜见已出家的藤壶皇后。久别重逢，可想又有一番感慨。却说当初公子返京，明石道人曾派人护送。护送者回浦时，公子曾瞒着紫姬托有一信于明石姬。信中道：“夜夜波涛，难遣相思！

浦上夜长却无眠朝霞升时叹息无？”言语缠绵，情思悱恻。且有那五节小姐，为太宰大武之女，因暗恋源氏公子，曾寄信于明石浦。知公子返京后，她亦日渐灰心，便派一使者送信至二条院，吩咐不必言明信主，只须递个眼色。信中有诗道：

“一自须磨书信罢，罗襟常湿盼君睹。”源氏公子见笔迹优美，料知为五节所写。便答道：

“造得音信襟常湿，更欲向卿诉怨情。”他曾热恋过此小姐，如今收到其信，越觉得亲切可爱。而如今公子已循规蹈矩，不再有轻薄行径。至于花散里等，也限于致信问候而并未登门造访。她们为此反倒徒增了许多烦恼吧。

第十四章 航标

源氏公子于须磨做了那个清晰的梦后，常常怀念已逝的桐壶上是。每每哀愁悲叹，便欲做些佛事，以拯救父皇阴间之苦。如今他已返京，遂忙着筹备超荐。定于十月里举行法华八讲。世人亦一如往常仰慕他。太后病情犹重，因奈何不得公子而怨恨。至于朱雀帝，因违背父皇遗愿，深恐身遭报应。如今将源氏召回，稍觉宽慰。眼疾也已痊愈。不过，他总为

自己性命及是位惴惴不安，故时常宣召源氏公子进宫商讨国事，且坦诚相待，但凡政务事宜无不与其磋商。皇上终于能够临朝执政，举国上下一片欢腾。

朱雀帝日渐坚定了让位决心。但面对尚待俄月夜哀叹身世愁苦，又甚是怜悯。便对她道：“称父太政大臣早已过世。你姊皇太后卧病于床，病情危笃。我在世之日恐亦不久。今后你孤苦于世，委实让人心酸。你爱恋我那般短暂，又将深情付诸别人。但我始终专一于你。待我去后，自有更为优秀之人来照顾你，然而又怎及我痴？仅此一点，便甚为忧心。”话到此处，禁不住举袖拭泪。俄月夜满面鲜红，娇羞的双颊早已布满泪痕。朱雀帝见了，便忘却了她的所有不是，只觉分外怜惜。又道：“为何你不生个皇子与我？真是憾事啊！将来遇到那宿缘深厚之人，想必你会为他而生吧！可怜身份限定，仅为臣下。”他因念及身后之事，竟毫无知觉道出此番言语。俄月夜甚感羞惭与悲哀。

俄月夜也深知，清秀堂皇的朱雀帝对自己一往情深；源氏公子虽摊洒俊美，却不及朱雀帝情感真挚。回首往事，常痛惜不已：“年幼时为何任情而动，惹下如此滔天大祸。自己丢尽颜面倒罢，牵连别人历尽磨难……”自己真是薄幸之人！

次年二月，冷泉院为皇太子举行冠礼。年仅十一的皇太子，显得要比实际年龄大。他沉稳端庄，容貌艳丽，模样与源氏大纲言极为相似，竟如一母所生。二人均容光焕发，交相辉映，世间传为美谈。藤壶皇后闻后，心中隐隐发痛。朱雀帝对皇太子丰姿，亦大加赞扬，并情深意切地告与传位一事。是月二十过后，让位之事突然公布于世，皇太后甚是惊讶。朱雀帝忙劝慰道：“辞去帝位，得些闲暇时日，孝养母后，不必操虑。”皇太子即位后，便立承香殿女御所生之子为皇太子。

时势更换，万象俱新，一派欣欣向荣。源氏权大纲言又荣升内大臣。仅因左右大臣职位均满，尚无空职，故以内大臣之名为额外大臣。源氏内大臣本应兼任摄政，但他道：“如此重任，微臣实不敢当。”欲将摄政职位让与左大臣。但左大臣早已告退，故不接受。他道：“我本因病告退，而今年事已高，力不从心，岂能受此重托广然朝野上下均以国外有先例为由不肯让其告退。他们道：“每逢时势变迁、天下混乱之时，即便遁隐深山、不沾尘事之人，亦为平治天下而不顾鹤发高龄，决然从政。如此之人实乃圣贤，可钦可佩。左大臣虽因病告退，然时过境迁，复职效力亦无不可。且在本国尚存先例，不必推辞。”左大臣推却不得，虽年已六十三岁，只好再次受命太政大臣。昔日因时局不利而解甲归田，今又恢复显贵，家中诸公子也随之升官晋爵。尤其宰相中将荣升机中纳言。因正夫人已故，便准备送右大臣家一女进宫作新帝女御。此女为四女公子所生，年仅十二，备受珍宠。儿子红梅曾于二条院唱催马乐《高砂》，如今亦已行过冠礼。可谓万事顺心了。其他夫人也曾生育，一时家中儿孙满堂，热闹非凡。源氏内大臣只是喜在心里。

源氏内大臣惟有一子夕雾，为正夫人葵姬所生。相貌俊美清秀，特允于御前及东窗上殿。不幸葵姬命薄，太政大臣与老夫人哀伤至今。数年晦气，也因源氏内大臣的荣威而彻底扫除，家业日盛，万事蓬勃。惯如往常，每逢喜庆时日，源氏内大臣必亲赴太政大臣私邸。对小公子夕雾的乳母及未曾散去的传女，均悉心关照，故而与人交情甚好。二条院那边：数年来苦等公子者，均获优厚待遇。曾蒙宠幸的中将、中务君等待女，适时得到传爱，以慰藉数年孤苦。因忙于内务，遂无暇外出闲游。二条院以东的宫邸，本为桐壶上皇遗产。此番大加修缮，更是壮观，以便花散里等境况清寒之人居住。

再说那明石姬自有身孕而别，其近况源氏公子甚是牵挂。回京后，事务繁忙，未能及时回候。时至三月初，估算产期已届。公子更是暗自怜爱，便派一使者前去探询。使者回来禀报：“三月十六日产一女婴，均平安无事。”源氏公子初得女婴，倍感珍爱，亦更为着重明石姬。他有些悔恨：为何不接进京做产呢！曾有相命者预言：“若生子女三人，必有二人为天子与皇后。权位最低者也必为太政大臣。”又言：“夫人中位卑者，必产女婴。”此话果然应验。也曾有诸多占术高明的相命者不约而同言道：“源氏公子必荣登龙位，一统天下。”后因时运不济，此话没I着落。但随着冷泉帝即位，相命先生之言又得以应验。

源氏公子甚是欢喜。他早已明了此生与帝位无缘，断不作此妄想。当年众多皇子中，父皇对他格外偏爱，却又降为臣下。父皇用心，原已无帝缘。但转而思忖：此次冷泉院即位，外人才知真相，但相命先生所言即是。思前想后，确信‘明石浦之行，必为住吉明神信导所至。那明石姬亦定有宿缘生育皇后，故而其父虽稟性乖僻，却也胆敢与我高攀姻亲。照此说来，高贵的皇后竟要诞生于此等穷乡僻壤，真是莫大的委屈与亵渎。姑且让她居此他吧，将来定会迎入宫中。”定下此事后，立即督促修筑东院，以便早日竣工。

源氏公子又思量道：“明石浦如此偏僻，要找好乳母一定不易。忽然忆起昔日桐壶父室有一女官叫宣旨，生有一女。此女之父为宫内卿兼宰相，早已亡故，母亲宣旨不久亦故去。如今此女生活甚是孤苦，又遇上一前途暗淡之人，产一婴儿。此事源氏公子早有所闻。遂托人请作乳母。

那人便将此意诉与宣旨的女儿。此女年纪尚轻，思虑单纯；身居偏僻陋室，生活尚无着落。闻得此话，认为源氏公子之事总是好的，并不担忧前程，便应承了下来。源氏公子多半是怜悯此女，便暗中前往面晤。此女不免忧虑，但念及公子实出好意，亦就有些动情，道：“听候差遣就是。”是日黄道吉日，便打点出发。源氏公子道：“我曾居此浦上，今委屈你去，自有重要原因，将来你自会知晓，沉寂生涯，望你以我为先例，暂且忍耐些。”便将浦上情状一一讲述与她。

宣旨之女，曾于桐壶上皇御前伺候，源氏公子亦见过几面。此次再见，觉得她清瘦了许多。所居之处甚是荒凉，惟宽广依旧。庭中古木森森，阴风飒飒。不知她于此何以打发时日。此人正值芳龄，面容桃红，模样倒还干净，源氏公子竟不免动情。便笑道：“真不舍你远行，若能接至我处，该有多好。”此女心想：“若能侍候于此人身旁，也算我有福份了！”她静静仰视公子，并不言语。公子遂赋诗赠道：

“往昔交情虽泛淡，今日别时亦依依。与你同行如何？”此女莞尔一笑，答道：

“何须惜别为借口，也能同访意中人。”出口极为流畅，未免太露锋芒。

乳母启程时，于京都内乘车，只有一亲信侍女随行。公子嘱咐再三，不可走漏风声，方才打发上道。并托她带去护婴佩刀及其他什物，应有尽有，备置无不周到细致。乳母的赠品，均挺讲究。想象明石道人对婴儿的珍爱情形，源氏公子便笑逐颜开。但又觉得婴儿生在那等荒凉野地，甚是凄怜，不禁甚为牵念。真是前世注定，宿缘深重！又于书函中反复叮嘱要悉心照料此婴。并附有一诗：

朝朝祝福长生女，早早相逢入我怀。

乳母出得京城，遂改车乘船，行至摄津国的难波，再改船乘马，不久便到了明石浦。明石道人大喜，如奉贵人般迎接乳母。对源氏公子更是感激不尽。面对公于所居的京都方向，虔诚合掌礼拜。公子这般关心婴儿，明石道人亦重视为掌上明珠。女婴亦俊美异常，可谓举世无双。乳母暗自想道：“如此看来，公子几番嘱咐，并非无由。”如此一想，便觉旅途中跋山涉水的辛劳一下子烟消云散了。她见婴儿确实可爱，便殷勤照料。

自做母亲以后，明石姬与公子数月未见，整日愁眉不展，身心憔悴，甚至想一死了之。今见公子这般关心，又略感慰藉。于病床上热忱犒赏来使。使者急欲辞行，以求早日返京。

明石姬为表思念之情，作诗一道，托转公子：

“幼女个独抚，狭衣不遮身，欲蒙朝前被，每每盼使君。”源氏公子得此回音，尤为思念，惟望早日相见。

源氏公子从未将明石姬身孕一事告知紫姬，但恐终有一日从别处闻及，反倒不好。便向她明告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此事不假。天公作弄人吧：指望生育的偏元运；而无心的，却又生了，实为憾事！再则，此女婴微不足道，弃之亦无妨。但终究不好，我想日后接至此，让你见见，你不会嫉妒吧！”紫姬闻后，红了脸，答道：“真怪！你为何总言我嫉妒。我若有嫉妒之心，自己也觉生厌。我于何时有此心的，教我之人正是你呀！”她满腹怨言。源氏公子凄然一笑：“看，你这态度岂不又在嫉妒？至于教你之人，无人知晓！我只未料及

作胡思乱想并怨恨于我，真是叫人伤心！”言毕，止不住流下泪来。念及日夜思念的丈夫种种怜爱，还有那封封情书，紫姬也就确信为逢场作戏，疑虑也就渐渐消除了。

源氏公子又道：“我牵念此人并与其逼问，其间自有缘由。此刻告知，恐有误会，姑且不提。”便转移话题道：“身处偏僻孤寂之地，有人解闷取乐自然可爱，可实在难求。”又将那海边暮色，所唱和诗句，彼女依稀容貌及其高妙琴技一一告之。言语中暗含依依离情。紫姬暗想：“虽说逢场作戏，却于别处寻欢；而我独守空房，何等悲凉。”心中甚是不快，便转过身子，凝望别处。后又自叹道：“人生于世，真苦啊！”随即口占一诗：“爱侣若烟起，均向上天去。消散我独先，仅此南柯梦。”源氏公子答道：“又言何事？许我好伤心！你可知晓：

海角天涯人，身世多浮沉，从此眼多泪，竟是哀怜谁？罢罢罢，终有一日，你会见我真心。然而我在世之日，总想避开无聊之事，免遭人怨，谁为你一人啊！言毕，取箏调弦弹奏。一曲完毕，捧箏要紫姬也来一曲。紫姬理也不理，定因闻明石姬善于弹箏而合呼妒恨吧！紫姬原本柔顺温婉，但见公子如此放浪，不免既怨又怒，孰料倒显得越发娇艳。源氏公子最为欣赏她生气模样。

源氏公子暗暗估算，至五月初五日便为明石姬女婴过五十朝了。想到那可爱模样，愈想早日看到。便想道：“此婴若生于京中，如今凡事皆可随意安置，将是何等欢欣！可惜居于偏远荒地，命运甚苦！倘是男孩，倒不必担心。但此女孩，日后定居高位，难免委屈了！此番颠沛流离，许是因此女降世而前世注定的吧。”便派使者务于初五日起至明石浦。

使者所携礼品，皆为公子精心置备的稀世珍品及实用物件。于信中致明石姬道：“涧底名花惜惜生，佳节来时也凄清。我身虽于京都，心却甚思明石。如此离居，实在难熬。企盼早作决定，来京会聚。此处一切妥善，毋需顾虑。”闻此佳音，明石道人又是一番感激。家中正为五十朝忙碌，排场极为体面。倘无京中使者见到，便若衣锦夜行，甚是可惜。

乳母见明石姬为人和蔼，甚是愉悦，二人话亦投机，遂将一切疲劳抛于脑际。于此之前，明石道人曾物色几个不同身份的人来，然而她们要么是年迈体弱，要么看破红尘而来。比起京中乳母，相差甚远。这乳母人品优越、见识颇多，常将些世间奇闻讲与众人。从女子的见解，历述源氏内大臣种种超凡卓绝之处及世人对其仰慕。明石姬喜不自胜，为自己与其生下一女甚感荣耀。乳母一阅华源氏公子来信，心中叹想：“天啊！她竟有如此好运，而我才是真正吃苦之人！”后见信中有问候自己之言，亦甚欣喜。明石姬回信道：“荒岛仙鹤最可怜，便是佳节无访客。正当愁情万缕无可消遣时，忽逢京中来使殷勤问候。虽知自己命运困穷，亦不胜感激。万望及早妥善处理，以便日后安身。”言辞甚为恳切。

源氏公子得此回信，阅读再三，不禁叹道：“可怜啊！”紫姬回头一瞟，亦低声自吟：“人似孤舟离浦岸，渐行渐远渐生疏。”唱罢不再言语。源氏公子忿恨道：“何来如此多猜疑！我言可怜，不过信口说来。忆起那里情形，总感旧事难忘，难免自语。孰料你倒句句铭刻于心。”遂将明石姬来信的封皮递与紫姬瞧。紫姬见字迹秀丽优美，胜于诸多贵族女子，惭愧之余，不免嫉妒：“难怪如此……”

自源氏公子回京后，惟一心奉承紫姬，竟未曾造访花散里，为此深感歉疚。他因事务繁忙且身居高位，行动不便，加之她亦并无甚悦人之处，故而并不在意。时值五月，淫雨绵绵，公私事务甚少，源氏公子顿生寂寞。一回忆起，便登门造访。公子虽曾疏远她，但其日常起居全赖于公子。此番久别重逢，花散里自是毫无怨言，亲切依旧，公子亦就心安。年来此屋愈发荒芜，身居其间想必凄凉。源氏公子先会晤见花散里之姊丽景殿女御，时至深夜才前去花散里处。恰逢晴空朗月，溶溶银光辉映室内，将源氏公子的美姿照得甚是使美。花散里不由肃然起敬。原本她正坐着！临窗眺月，此刻亦保持原姿从容接待公子，模样甚为端庄，。室外秧鸡鸣叫，犹如敲门声，花散里遂吟道：

“听得秧鸡叫，开门月上廊，不然荒邻里，仅能见清光？”那神态含情脉脉，娇羞无比。源氏公子心想：“此间美女，个个教人怜惜，我如何割舍得下。教人好不难堪！”亦答道：

“听得秧鸡叫，蓬门即刻开。我疑香闺里，夜夜月光来。我又如何放心得下？”如此言语，不过玩笑而已，并非真正怀疑其另有情人。几年来独守空闺，坚守贞节，潜心静候公子驾返。此番心意亦甚为公子看重。回想当年惜别时分，公子吟“后日终当重见月，云天暂暗不须忧”，与她盟誓定要重逢之情形。便又叹道：“那时何苦要因别离而悲？你返京，我亦不得见，此身薄命，尽管伤心吧！”模样娇唤，可爱无比。源氏公子自是又搬来一大难不知源出何处的甜言蜜语劝慰一番。

此刻，又忆起那五节小姐。公子从不曾忘记此人，盼望再次相见。然而难寻机会，又不便悄然前往。小姐亦痴心相望，对父母的频频劝婚，竟不动半点心思。源氏公子想新建几座舒适邸宅，以邀集五节等人来往。且明石姬之女前程远大，她们可作保姆。至于东院建筑，风格颇为时尚，较二条院愈加讲究。为早日竣工，遂安排几个熟识的国守负责监工。尚待俄月夜那边，他仍未断念。虽因她闯下大祸，却犹不自咎，亦总想再会一面。然此女自遭忧患后更是倍加谨慎，不敢再如先前与之交往了。源氏公子奈何不得，又欲罢不能，觉得世间已没有一点自由了。

话说朱雀帝让位后，身心悠闲，无牵无挂。每逢佳节，宫中管弦悠扬，生活甚为风雅逸致。先前女御、更衣，依然伺侍在侧。以往并不受宠的承香殿女御，如今因儿子立为太子，亦母凭子贵，远非昔日了。而原倍受恩宠的尚待俄月夜，却有今不如昔之感。承香殿女御陪伴皇太子居于梨壶院，不与其他女御共处。淑景舍，即桐壶院，仍是源氏内大臣的宫中值宿所。两院近邻，凡事皆可彼此通问，往来甚为方便。源氏内大臣理所当然又成了皇太子的保护人。

藤壶皇后乃当今皇上之母，因已出家而未能荣升皇太后。只得按照上皇律令，赐与封赠，并任命专职侍卫。宫中规模盛大，与往日迥然不同。长期以来因忌惮弘徽殿太后而不能常人宫见冷泉帝，已生怨恨。如今日日诵经礼佛，专注法事之余，可以毫无顾虑，自由出入，心中很是舒畅。倒是那弘徽殿太后悲叹时运不济了。而源氏内大臣一有机会，必对其关心备至，以示敬意。世人却认为弘徽太后不该有此善报，愤愤不平。

源氏内大臣常普施恩惠于世间百姓，有求必应。推对紫姬之父兵部卿亲王一家漠不关心。缘于源氏公子遭流放时，他毫无同情之心，倒有趋炎附势之意。故此源氏内大臣心存不快，交情甚淡。藤壶皇后怜悯此兄，甚感遗憾。是时天下大权平分，太政大臣与内大臣翁婿二人齐心协力，共同执政。

是年八月，权中纳言之女入宫为冷泉院之女御。一切仪式均由其祖父太政大臣亲自料理，隆重非凡。兵部卿亲王之二女公子，经父母悉心教养，盛名于世，亦有入宫愿望。然源氏内大臣并不信任，亲王也奈何不得。

年秋，源氏内大臣前往吉明神社参拜。因为还愿，仪仗蔚为壮观，一时举世轰动。满朝公卿及殿上人皆竞相随往。恰逢此际，明五姬亦前去参拜神社。每年她必去参拜一次。只因去年怀孕，今年生育，未曾前去。此次乘船前往，算作补偿。靠岸时，但见热闹非凡，参拜之人甚多，稀世供品连绵不断地运至。乐人与十位舞手均为相貌俊秀之人，装束甚是华丽。明石姬一随即便探问岸上人：“烦问，何人来此参拜？”岸上人答道：“此乃源氏内大臣前来还愿！怪事，世间尚有人不知呢！”言毕，身份低贱的仆从皆笑起来。明石姬暗想：“真是不巧，偏此时前来。虽与他结不解之缘，然而遥望其丰姿，我的身世愈发不幸了。连此等下人，亦得意非凡、趾高气扬。惟我向来关心其行踪，偏偏对今日如此重大之事一无知晓，又贸然至此，前世造孽何其多！”想至此处，很是伤心，不禁落泪。

源氏内大臣一行声势浩大，行进于绿色松林中。那身着绚丽官袍之人，犹如艳丽的樱花及红叶铺满于地，不计其数。六位官员中，藏人的青袍尤为注目。那右近将监，当年于公子

流放途中曾赋诗怨恨贺茂神社，如今已荣升卫门佐，侍从前拥后簇，一副藏人大员派头。良清亦荣登卫门佐之位，身着红袍，风姿俊美，更是神气十足。凡随公子于明石浦居过之人，模样已远非昔日，皆身着红红绿绿的官袍，无不喜气洋洋。尤其那年轻公卿与殿上人等，马鞍亦装扮得绚烂多彩，争俏竞艳。使得来自明石浦的乡下人尽皆惊叹不已。

远远驶来源氏内大臣的车子，明石姬见了甚为伤心，泪眼模糊，竟不能抬眼眺望日夜思念之人。依照河原左大臣之前例，朱雀帝特将一队童子赐予源氏内大臣。此十位童子，皆相貌端正，一样高低，可爱无比，发作童装，耳旁结成两环，系着浓淡相谐的紫带，甚是优美。大队人马簇拥着小公子夕雾而至，随行童子扮装相同，亦尤为显眼。见夕雾如此高贵尊严，明石姬顿觉自己女儿微不足道，甚是伤悲。于是合掌礼拜住古神社，祝福女儿。

摄津国国守前来迎接源氏，仪式之盛大。为其他大臣参拜神社时远不能及。明石姬颇为踌躇：若依旧前去，我这等微贱之人，所献供品菲薄，不足充数，神明定不注目；但若就此折回，又成何体统？思虑再三，决定停泊难波浦，亦可举行技模。遂命往难波浦行船。

源氏公子无论如何亦未料到明石姬会前来。是夜歌舞飨宴通宵达旦。为取悦神心，举行了各种仪式。其隆重程度远非昔日能比，奏乐亦盛况空前。昔日曾患难与共如惟光等人，对神明恩德深为感激。源氏公子稍闲外出时，惟光便上前奉诗求见：

“谢罢神思还愿回，忙及往事神伤。”公子感触正同，便答道：

“忙及风狂浪险时，神思依稀信我身。果真灵验介说罢满面喜色。惟光便将明石姬亦来参拜之事一一告之。公子惊诧道：“我一点不晓呀！”心中甚是怜悯。回想当初为神明引导居于明石浦之事，顿觉明石姬甚是可爱。想必此刻她正悲伤不已，须捎信一封，略加慰藉。

源氏公子向住吉神社辞谢后，便四处闲游。于难波浦举行被楔，尤以七做的仪式隆重在严。此刻他眺望难波掘江一带，不由吟诵古歌道：“刻骨相思苦，至今已不胜。誓当图相见，纵使舍身命。”对明石姬思念之情流露无遗。惟光于一旁闻之，心领神会，自怀中取出旅途中备用毛笔，车停即呈上。惟光如此机灵，源氏公子大悦，遂接笔于一便条上写道：

“但得‘图相见’，不惜‘舍身命’。赖此宿缘深，今日得相近。”写毕交与推光。惟光即派一知情仆人送交明石姬。

源氏公子等策马离去，明石姬顿感失落，不胜悲伤。忽得书信，虽言语甚少，亦欣慰万分，泪不自禁。遂答诗道：

“堤身无足道，万事皆烦心。若蒙通侨陈，为君舍此身？”附诗于一布条上，本为田蓑岛拔楔时之供品，交与使者回呈公子。

夜幕渐晚，正是晚潮上涨之时。鹤于海湾中引颈长鸣，凄厉之声，催人泪下。源氏公子伤感不已，竟想不惮耳目，前与明石姬相会。遂吟诗道：

“泪湿透青衫，仿佛旅人情。素闻田蓑好，可惜难掩身。”

返京途中，源氏公子虽逍遥游赏，却一刻不曾忘记明石姬。所到之处，妓女争先恐后献媚逢迎，年轻好事的公卿自是兴味十足。然公子想道：“风月情感，亦须对方人品高贵，方生意趣。纵使逢场作戏，倘对方态度轻薄，亦未能赏心悦目。”放对矫揉搔姿的妓女甚觉厌恶。

源氏公子离去次日，适逢吉日，明石姬才得以赴住吉神社献供参拜，终完成了心中夙愿。不想此次之行倒添了不少忧思，此后日夜愁叹身世不幸。一日，估约公子抵京后不多日，一使者带信至明石浦，告之公子将于近期迎其进京。然明石姬顾虑重重：“此实为一番诚意，想必他亦重视我了。怕又不妥吧？离浦至京，苦境况不佳，势必进退两难，如何是好。广明石道人亦有此虑，但觉将其埋没乡间，又更为酸楚。二人举棋不定，只得托使者回复：“人京之事暂不能定。”

话说朱雀帝让位后，改朝换代。依照先例，所派至伊势修行之斋宫须得易人。因而六条妃子和女儿亦都回京。自此源氏公子对母女俩百般照顾，情深意笃。六条妃子却想道：“昔时，他于我早已淡漠，现在我亦不必自讨没趣。”她对公子感情已绝，公子亦不特意造访。公子也道：“若强与之重温旧梦，自己且不知能否持久。况如今身份，亦颇不便于东奔西走。”也就不再强求。倒是很想见见斋宫，如今定是美丽无比了吧！

六条妃子返京后，仍居于六条！日日邸宅。但房屋已大葺改修，焕然一新。其俏丽芳姿不减当年。邸内又多了美丽侍女，令风流男子神思意驰。她虽感寂寞，却自有聊以慰藉的种种趣事，生活倒也闲适优雅。岂料忽染重病，心情甚为抑郁。她想：“莫非身居伊势神宫，未曾虔心修法？”一时悔恨罪孽深重，遂削发当了尼姑。源氏内大臣闻知，大为震惊，心想：“我与此人虽情缘已绝，然每逢兴会，她毕竟算个谈话知己。如今断然如此，甚是可惜。遂前去造访，情深依依。

六条妃子将公子之座设于枕畔，起身倚靠矮几，隔帷与他交谈。公子推察她甚为虚弱，心想：“我自始至终怜爱她，尚未表白，竟要于此诀别么？”痛惜之余，不由伤心泣泪。六条妃子见了，亦为公子之情感动。便将女儿托付与他：“哦若一死，此女必然孤苦伶仃，此外别无护卫之人，身世甚为不幸。万望多多关照，若遇事故，务请竭力照拂。我虽女辈，但若尚存一息，定悉心抚教至晓事之年……”话到此处，已是泣不成声，若命在须臾。源氏公子道：“凡你之事，纵使未曾相托，我亦当鼎力相助。现已受嘱，定尽心竭力。请勿忧后事。”妃子承言道：“若此，实在劳驾了！纵使有可靠之父百般照料，然无母之女，毕竟可怜。再则，你若爱护过甚，定遭嫉妒，反生祸端。此虑虽似多余，但请切切铭记。以己之历，若女子身陷情网，意外之忧苦不堪言。故决计要她屏绝情思，以处女终身。”源氏公子闻此直率之言，答道：“年来我历经苦难，饱尝酸苦。你竟以为我犹是好色之人，实出我料！也罢，毋须多言，日后可见人心。”

其时黑夜降临，屋内灯火幽暗。透过帷屏，依稀可辨里面情状。源氏公子念其姿容，便从帷屏隙缝处窥望。谁见六条妃子坐于灯侧，一手倚靠矮几。秀发短了些许，却尤为雅致。火光摇曳，忽明忽暗。这情景犹如一幅妙画。公子拣个较大的隙缝，极目张望。那并卧于寝台东边的，定是前斋富了。此刻她正手托香腮，容颜凄婉。虽约略窥之，竟亦异常悦人。鬓发光泽、容貌端庄，姿态甚为高雅。其乖巧玲珑、纯情烂漫之状，皆一展无余。公子看得心驰神往，颇想接近。但忆起六条妃子所言，只得打消此念，不再妄想。六条妃子忽道：“真是罪过，我竟如此失礼，尊驾早归吧！”众侍女便伺候她躺下。源氏公子道：“今日特来问候，见此情状，让我甚是担忧！不知感觉好些否？”遂想伸头探望，六条妃子道：“我委实衰弱不堪，承蒙大驾惠顾，甚是荣幸。此生操虑之事约略奉告，得公子承诺，死亦瞑目了。”公子道：“得亲聆遗言，实感激不胜！先皇子女虽多，然与我亲睦者尚无一人。父皇视斋宫为皇女，我当视其为妹，尽心照顾。且我已值为父之龄，尚无子女可抚养，难免孤寂。”言毕辞行。

此后，源氏公子频频遣人问候。孰料，六条妃子别后七八日便过世了。遭此意外，源氏公子深感人世变化莫测，一时万念俱灰，无心上朝。惟潜心料理后事。六条宫邸内只有少数年老斋宫勉强尽力，可亲赖之人并不多。源氏公子亲临六条宫弔慰。前帝宫令侍女长致答道：“惨遭此难，方寸已乱，未知如何是好！”源氏公子道：“我曾有承诺于太夫人，太夫人亦有遗命于我。若蒙坦诚相待，托万事于我，则甚感荣幸。”遂安排一切事宜，俱是忠诚周到。近年于六条妃子流阔之罪，亦足以抵偿了。此次葬仪，极为隆重，二条院众人皆来协助。

源氏公子自此落落寡欢，笼闭屋内，戒荤茹素，虔心佛经。谁不忘派人探慰前斋宫。前斋宫心情日渐平静。于公子来信，初因怕羞欲央人代复，经乳母劝导方亲自作答。

冬季某日，寒风凛冽，雨雪漫飞。公子恐前斋宫忧伤，遂遣使问候，并附信道：“这般无光，不知卿心感想如何？”

纷纷雪雨荒坪上。紫菜之灵我心悲。”恰如天之阴郁，信纸亦是灰色。字迹洒脱优美，赏心悦目。前斋宫得此信后，甚为尴尬，不敢回复。众人一再催促，方取一灰纸，浓重熏香，将墨色调至浓淡相宜，赋诗道：

“此生似梦泪如雨。饮恨偷生叹可悲。”笔迹略显拘谨，却也沉稳大方。虽不及上乘之作，却也雅致悦人。

昔年初赴伊势修行。源氏公子便已留意，甚觉这如花似玉之女，若长年修行，委实可惜。今已返京，又失却慈母，正是求爱良机。然此念刚萌，便深觉对不住人，有些回心转意。他想：“六条妃子所虑不无道理。世人定然猜度我对此女有恋情。我倒偏要清白照顾她。待她年事稍长、略晓世事之时，便送入宫作女御。时下子女甚少，生活孤寂，何不作为养女抚育！定下决心，便真心实意百般照顾；一有闲暇便前去省视。并时常对前斋富道：“你当将我视为父母，凡事不必顾虑，与我商量，才合我本意。”然此女生性腼腆怯弱，语音稍大，略被源氏公子听到，亦会胆战心惊。众侍女多番规劝，终无好转。为此，众人甚是忧虑。

前斋宫身边之人，多为侍女长、斋宫定之类女官，或关系亲密的亲王之女，均极富教养。源氏公子心想：“这般优良环境，照我所算，日后她进入后宫，定然不逊于其他妃嫔。但须得看清她的容姿才好。”这心思恐不算得清白吧？源氏公子知道自己心思多变，故而不透露一丝半点。只管全心为六条妃子营奠营斋，侍从皆大为赞赏。

时月易逝，光阴虚掷，六条宫哪内日显萧索，侍女亦逐渐离散。此哪位于京东郊外，山寺晚钟皆清晰可闻。前斋宫每闻钟声便掩面拭泪。同是母女，她对母亲尤为亲热。母亲在世时，二人相依为命，形影不离。斋宫不顾忌讳，断然与母同赴伊势，此举史无前例。然此次母亲独赴黄泉，她却不能相随，惟终日悲叹，眼泪涟涟。前斋宫貌美出众，托侍女传书递信求爱之人，高低贵贱，难以计数。源氏内大臣得知，告诫乳母诸人：“你等不得放肆，作那有失规矩之事！”语气声若父母。众人慑于其威，只得相互告诫：“决不涉及此类事情。”

前斋宫下伊势那日，曾于太极殿举行庄严仪式。朱雀院见她美貌无比，思慕不已。待其返京后，便对六条妃子道：“让她进宫与斋院姐妹同住如何？”六条妃子念及宫中妃嫔甚多，自己又无亲近护卫之人，且朱雀帝身体欠安亦让人忧虑，如有不讳，女儿岂不同样寡居？故而踌躇不决。如今，六条妃子已逝，前斋宫更是孤苦无助，众人皆为之忧心忡忡。恰逢朱雀院再次诚恳提出此愿。源氏内大臣得之，心想若先将此女夺取，对人不起。放弃此等美人，又甚是可惜。便与藤壶皇后商议。

源氏内大臣道：“朱雀院欲接纳前斋宫，我实感为难。只因我年幼任性害其母苦闷忧郁，抱恨终身。思量此事，愧疚难当！当初在世之时，我未能解其心中怨恨。幸而她信任于我，将女儿之事托付于我并以诚相告，委实让我感激万分！纵使萍水相逢，遇有难事，我亦鼎力相助。况且如此端庄自重、深谋远虑之人！故我必竭尽所能以慰亡灵，恕我罪过。今皇上虽成人，但年事尚幼。若有一年龄稍长且略晓事理之人前去伺奉，岂不更好？还请母后尊裁。”藤壶皇后答道：“办此设想甚好。拒绝朱雀院，虽委屈于他，然不妨借亡母遗言相告，只作未知此事，径将前斋宫送进它去。今朱雀院潜心于经佛，对此类事已不甚专注。纵然闻知，想必亦不会深怪。”源氏内大臣道：“如此可对外言：‘母后要其入宫，我只赞助而已。不知世间有何评议。甚是忧心。’”心中却道：“我先接至二条院，再送她入宫。”

返回二条院，源氏内大臣便将此事告予紫姬，紫姬甚为高兴，忙着准备。

却说藤壶皇后之兄兵部卿亲王绞尽脑汁教养女儿，盼其早日入宫，惟因与源氏内大臣有隙，未能如愿。皇后从中调停，用心良苦。权中纳言之女已荣升弘徽殿女御，祖父太政大臣视若爱女。冷泉帝亦倍加宠幸。藤壶皇后想着：“冷泉帝与她年岁相仿，纵然进宫，亦只多一游伴罢了。若有年纪稍大之人前去照管，实乃万全之策。”遂告于冷泉帝。源氏内

大臣治理朝政忠诚周到，对冷泉帝起居亦关怀备至，皇后甚为放心。近来自己身体欠安，纵然入宫亦不能悉心料理事务。故物色女御之事，迫在眉睫。

第十五章 蓬生

却说源氏公子流放须磨。历经磨难之时，京中曾有不少女子忧心惦念他。那些境况富足的女子，终日只为情所恼，则并无痛苦可言。二条院的紫姬，便是其中之一。她虽亦饱尝相思，但尚能与旅居在外的公子通得书信，为其制备失官后临时的服饰等，倒可解去许多忧思。然而与源氏公子暗中往来的情人们，只得在公子离京时默默目送，形若路人，忍不住心如刀绞。

末摘花便是其中一人。父亲常陆亲王死后，她无所依靠，孤苦度日，境况甚是悲凉。后来有幸结识源氏公子，蒙他悉心照料，生活顿时光彩许多，以为日后便可安心度日。岂料公子忽遭大难，于是哀怨顿生。除亲密之人外，一切漠然视之。公子一去须磨，音信全断。起初末摘花尚可悲伤哀痛，苦度时日。年岁一久，生活也为之潦倒。身边几位老年侍女不禁悲愤哀怨，彼此议论道：“前世造孽啊！数年神佛保佑，幸得源氏公子照顾，我们正为她的荣福庆幸呢！可惜世事无常，公子含冤负罪。如今小姐无依无靠，委实可怜。广先前过惯贫困寒酸之日，亦浑然不觉。如今荣华后再度昔日，反而难耐啊！侍女们皆悲叹不绝，当年追逐相随者，尽皆相继离去。无家可归者，或也染病身亡。如此这番，邸中上下人寥寥无几了。

这宫邸于是更为荒芜，日渐成为狐居之所。老树阴森可怕，早晚鹤梁惨然啼叫，众人已习以为常。当初热闹时，人来人往，此等不祥之物销声匿迹。如今家道中落，怪物却日渐现形。留下的一些侍者甚是惊恐畏惧，也不敢久居于此。

其时，一些地方小官因渴慕京中邸宅，相中宅内的参天古木，便央人前来索买。众村女闻之，力劝小姐道：“依奴婢之见，不如将此可怕的宅子卖掉，迁离此处。如此下去，我们这些下人也难以忍受了。”末摘花流泪道：“你们怎出如此异议？出卖祖业，岂不让人笑话，虽身居困境，又哪能离京忘本？宅子荒芜凄清，尚有父母长留此处之面影。睹物思人，也可慰藉孤苦之心。”于是毫不犹豫，断然拒绝。

院邸内一切器具，均为上代惯用之物，古香古朴，精巧华贵。有几位暴发之人，垂涎此物品，探得这些物具来历，遂托人牵线，希图购走。此番举动，自然是乘人之危，轻视了这人家，因而恣意侮辱。侍女们劝小姐道：“实在无计可施，卖些家具以解急困，也是世间常事，有何不可呢？”末摘花道：“此类东西均为老大人遗留之物，岂可卖与下等人家？违背先人遗愿，乃莫大罪过！”她断然不同意此等做法。

小姐孤苦度日，难遇救助之人。有位兄长是禅师，好容易从酷或来到京都，便顺便来此探望。可僧人毕竟多为清贫之人，况且这禅师更是迂腐守旧，穷得只剩一身袈裟，恍如下凡仙人。来此宅邸，见庭院杂草丛生，一派萧条，竟不以为然。自此以后，蓬蒿更是恣意繁茂，遮掩庭院。猪殃殃草也长势极盛，将两个门户封锁得极为严实。四处围墙，坍塌不堪，牛马皆可随意进入。春夏时节，竟有牧童将牲口驱赶进来肆意践踏，实在放肆之极！有一年八月，秋风萧瑟尤为骇人，吹倒直廊，掀走仆役所住房屋的房顶。因无处容身，仆役纷纷走散。那时常常炊烟断绝，炉灶生灰。大悲小怜之事，接连不断。遥望此院，荒凉沉寂，阴森恐怖，连那凶暴的强盗也认为此处已毫无有用之物可劫，故过门而不入。即便如此，正厅陈设仍如从前，丝毫未变。只因无人料理，珠网四处，尘灰满布。大致一望，倒是一处井然有序的居住之所。末摘花便在此破落的宅哪里朝夕独居。

如此凄苦生涯，倘能寄情古歌或小说，尚可遣忧解闷逍遥度日。只可惜末摘花对此毫无兴趣。再者，若能与志趣相投的旧时朋友互通音信，益处虽不大，亦可纵情山水，陶冶性情。但未摘花洛遵父母遗训，接触外界甚是谨慎，虽有几位可以通信之友，也只是略略问候，情淡似水。她偶尔打开古旧的橱子，翻出数年的《唐守人《藐姑射老姬》等书来打发

时日。这些书多是用纸屋纸或陆奥纸所印的通俗本，内容皆为陈腐的旧时古歌，实乃大煞风景！无奈也只得翻来念念。其时人们崇尚诵经礼佛，可是未摘花从未触碰过念珠，怕难为情，而且无人置备一切，终不敢参与其事。总之，生活索然无味。

再说未摘花有一个叫侍从的侍女，乃其乳母之女。多年来，侍从不离左右，尽心服侍。此间常到附近一位斋院那里闲耍。不料斋院新近亡故，侍从失去一处凭恃，颇为心伤。而未摘花的姨母昔日因家道中落，下嫁给地方小官，生了几个女儿，倍加娇宠，便想寻一年轻侍女前去服侍。侍从之母曾和此人家有些往来。侍从也较熟识，常去走动。而未摘花生性孤僻，素来对此姨母避而远之。姨母便对待从说道：“因我只是位地方官太太，地位卑贱，我姐在世时常骂我丢其脸而看我木起。如今她的女儿穷困潦倒，我也心力不济，哪能照管她呢？”虽说如此气话，但毕竟沾亲带故，也常来信问候。

世上那些身份微贱之人，常模仿贵人之相，显出一副自高自大的姿态。而未摘花的姨母，出身虽高贵，恐怕是前世冤孽使其沦为地方官太太，故其秉性有些低下。她想：“昔日姐姐因我低微而蔑视，岂料世事自会报应，让她女儿如今也落到如此困窘之地，实乃该受其罪。我要趁机叫她女儿来替我女儿当侍女呢。这妮子性情虽是刻板，但做管家倒很可靠。”便命人带话：“请你常到我家来玩吧。这里的姑娘爱听你弹琴呢！”又时常叮嘱侍从，要她常陪小姐过来。可未摘花，并非有意骄人，只是异常怕羞，终究未曾前去拜访姨母。这更惹得姨母怨恨。

此间，时运来转，未摘花的姨父升任了太宰大或。夫妇两人匆匆安顿了女儿的婚嫁事宜后，欲赴筑紫的太宰府上任，他们还是希望未摘花同去。便派人对她说道：“我们即将离京远道赴任。你一人独留京中，无所依靠，难免清苦。虽多年未曾走动，但近在咫尺，还可照顾。如今我们远赴他乡，相隔千里，实在对你放心不下，所以……”措辞十分委婉巧妙，但未摘花仍是置若罔闻，毫不领情。姨母更是怨恨不已，恨恨地骂道：“哼，小妮子架子好大！真是可恶，任凭你怎样骄横，住在荒僻乡野中，源氏大将也不会看重的！”

正值未摘花生活惨淡之际，上皇降恩，源氏大将忽然获赦，驾返京都。普天之下，一片欢呼。夹道两边男女老幼，都竭力向大将表明自己的爱心。大将体察他们的用心，甚觉人情不古，厚薄不均，不禁感慨万千。回京后由于整日诸事纷忙，他竟未想起未摘花。光阴在风不觉又过了许多时日。公子仍未驾临，未摘花不由悲哀地想道：“现在我还企望什么呢？公子惨遭横祸，我伤心欲绝。两三年来，我日夜祈佛佑他平安。如今他终于回来了，可却将我这日夜牵挂他的人忘了。他当年离京流放，我只当作‘恐是我命独乖’之故。唉，人情冷暖，天道无常啊！”她怨天尤人，肝肠寸断，独自流泪不已。

她的姨母大武夫人闻知此事，心讨：“果不出我所料！象她那样出身困苦，孤苦伶仃之人，谁肯爱她呢？她家如此潦倒，而她却神气十足，不可一世，可悲可怜啊！”她觉得未摘花太不请人世，便教人告诉未摘花：“还是跟我走吧！须知身受‘世间苦’的人，即便是‘编入深山’也不惮劳苦的，而你却留恋穿罗着缎的生活。难道乡间不好么？跟我同去筑紫，我决不亏待于你。”话说得十分中听。未摘花的几个传文闻此皆怦然心动，私下抱怨道：“还是姨母说的是。她如此固执，是不会交运了。不知她心里作何打算。”

再说未摘花的诗女侍从已嫁给了大工的一个外甥。此时她要随夫同赴筑紫。侍从虽不甚情愿，但也无可奈何。她伤感地对未摘花说道：“从今与小姐天各一方，心中不胜悲伤。”便欲劝导小姐同行。但未摘花对源氏公子仍是一往情深，不肯前去。她心想：“今虽如此，但终有一天公子定会记起我来。他曾对我山盟海誓，只因我命运不济，一时被他遗忘。倘他闻知我窘困之况，不会不来探访我的。”她所居之处，比昔日更是寒伧。但她仍心如磐石，翘盼源氏公子。家中器具什物，丝毫也不变卖。其志如山，坚贞不移。然而年与时驰，意与逝去，却仍无源氏来访的形迹。未摘花悲伤之情涌上心头，终日以泪洗面，弄得容颜憔悴，形销骨立，让人目不忍视，可怜万分。秋尽冬来，她的生活更无着落，终日悲叹，茫然度日。

此时，源氏公子的宫邸内为追悼桐壶帝，正举办规模盛大，轰动一时的法华八讲。选聘的法师皆是学识渊博，道行高深的圣僧。其中便有未摘花的禅师哥哥。法事终了之后，他便到常陆宅哪来探访，高兴地未摘花说道：“为追荐桐壶院，我也参与这盛况空前的法华八讲。那场景庄严肃穆，音乐舞蹈，一应事物无不周全尽至。恍如那就是极乐世界呢，源氏公子正是菩萨化身。在这五浊根深的浑浊世界里，竟有此等端庄俊美之人，实乃奇事。”闲谈片刻，便告辞而去。

未摘花听了兄长之言，心中分外辛酸，想：“如此狠心抛弃孤苦无依之人，定是个无情的佛菩萨。”她觉得可恨，眼见情缘已断，不禁万念俱灰。正在此时，忽闻太宰大式的夫人前来探访。

她们虽素不和睦，但大或夫人因欲劝诱未摘花同赴筑紫，故特置备了衣物亲自送与她。大文夫人乘坐着一辆装饰华丽的牛车，满面春风地叫未摘花开门。环顾四周，草木凋零，萧条衰败。左右的厢门皆已揭损。夫人的车夫帮着守门人，忙了好一阵，才将它打开。夫人想：“这宅邸虽然荒凉破败，想来总有人走路的小径。”但寂草遍地，路径难寻。好不容易找到一所向南开窗的屋子，便把车子靠到廊前。未摘花闻讯，甚觉夫人此举无礼。但也只得把烟熏煤染、破旧不堪的帷屏张起来，自己坐于帷屏后面，叫侍从出去应对。

侍从由于长年辛苦，生活清贫，也形容枯槁，身体消瘦，然而风韵犹存。凭心而言，要是小姐有她的容貌就好了。姨母对未摘花说道：“我们即刻便要动身了。你孤身一人，独居如此衰败荒僻之地，实教我难于抛舍。今日我是来接侍从的。我知你厌恶我，不愿与我亲近。但请你允许我带走侍从。你不愿同行，在此又如何打发凄凉之日呢？”说到这里，几乎声泪俱下。然而她正心念此去前途光明，心中甚是欢欣，哪会掉下泪来？只不过故意做作罢了。接着又道：“你父常陆亲王在世之时，嫌我有失你们身份，不要我们攀附，因此我们便疏远起来，但我心毫无芥蒂。后来，又因你身分高贵，宿命好，结识了源氏大将。我这身分低贱之人更有所顾忌，哪敢再前来亲近？然而世事无常，我这不值一提之人，如今生活安稳舒适。而你这高不可攀的贵人，却落得门庭冷落，凄荒荒凉。以前虽不常往来，然相住甚近，还可看顾。现在我们即将远去，让你于此等荒芜之地独居，怎么放心呢？”

未摘花听她说了如此一大套，仍无心应答，只敷衍她道：“承蒙关怀，感激不尽。卑贱之身有辱门庭，那敢随驾同去？今后妾身惟有与草木同朽。”姨母又说道：“如此想法，实属难免。而以青春之身与草木同朽，恐世人所不为吧！倘是源氏公子愿将你这常陆宫修葺一新，变成仙居福地倒也罢了。然而公子现在一心钟情于兵部卿亲王之女紫姬，无心恋及他人。即使从前的情人，亦不再往来，更何况你这没于荒草中的人呢？要他为你坚贞不渝之志而动心，前来恩泽于你，恐是痴想吧！”未摘花听了这话，觉得颇有道理，不禁悲悲戚戚，呜咽起来。但她毫不动摇。姨母千言万语，陈述利害，见她仍不心动，只得无可奈何地说道：“那么侍从总得让我带去吧！”不觉已回落西山，她便告辞动身。侍从去留难定，啼哭不已，悄然向小姐道：“夫人今天如此诚恳相邀，我去送她一送吧！夫人之言，也有道理；小姐踌躇不定，并非无因。唉！倒叫我这下人不知何去何从了！”

未摘花很不愿让侍从离开。然而无法挽留，惟有偷哭不已。她想送她一件衣裳作纪念，可衣裳都污旧不堪，实难作送别之礼。总想送她一点东西，以感谢长年侍奉之劳，然实在无物可送。她突然想起头上的长发，一直攒在一起，束成一架九尺之长的发辫，非常美观。于是便剪下来将它装在一个精致的盒子里，送给侍从作纪念。此外又送了一瓶家中旧藏的香气浓郁的蒸衣香。临别赠言：

“发给青鬓两相在，安知今日也离身。你母亲曾遗言，要我照顾你。我原以为木管我如何窘困，你都不会离开我。而今你将舍我而去，这也于情理之中。但此后，却无人与我朝夕相伴，叫我怎能不伤心啊！”言毕，悲戚难抑。侍从此时也泣不成声，强忍悲痛说

道：“旧事已逝，勿复再提。多年以来，我与小姐同共苦乐，相依为命。如今忽然要我离开小姐漂泊异乡，真叫我……”又答诗道：

“发给虽落鬓仍在。每逢关塞誓神明！有生之日，决不辜负小姐情意。”此时那大武夫人早已牢骚满腹：“还在磨蹭什么呀？天快黑了呢！”侍从心乱如麻，只得慌慌上车，频频回首，不忍离去。侍从与小姐多年患难与共，寸步不离，如今骤然离去，小姐怎能不倍觉“形影相吊”呢！而几个年迈体衰的老侍女更是埋怨不止：“是啊，早该走了。如此年轻，埋没于此岂不可惜？即使我们这些无用之人也呆不下去呢！”便各自准备投亲寻友，另觅他处。未摘花只得忍气吞声。

转瞬到了雨雪纷飞的十一月，蒿草丛生，遮住阳光，因此积雪不消，仿佛越国的白山。进进出出的仆役亦早已走散，未摘花独自凭栏凝望雪景，枯坐冥想。想侍从在时，彼此还能谈东论西，嬉戏追逐聊以解闷。如今已是人去青断。一到晚上，她惟有钻进灰尘堆积的寝台里，对夜垂泪，孤枕难眠。

再说二条院内的紫姬此时倍受源氏疼爱。大概是他历尽苦难，方知人间温情之故吧，常去那里忙个不停。昔日情人，也再未去探访，虽然他有时想起了未摘花，但也只是推想此人大约安然无恙，并不前去探寻。流年似水，转瞬又去了一年。

第二年四月，源氏公子忽地想起了花散里，便告知紫姬要前去探访。不料连日雨天，好不容易等到天色渐露，云破月来。源氏公子睹景思人，追忆往事，不由感慨万端。忽来到一座荒芜凄凉的宅邸，庭树枝繁叶茂，草木森森，藤花垂挂，随风飘荡，幽香四溢，顿生情趣无限。公子禁不住从车窗中探头一望，见残垣断壁上杨柳垂挂，凄荒无比。他觉得这些景致似曾相识，细细思量，才知到了未摘花的宅邸。源氏公子深觉可怜，使命停车，问随从惟光道：“这富础可是已故常陆亲王的么？”惟光答道：“正是。”公子说道：“他的女儿，想必依旧孤单寂寞地住在里面吧！以前我想特来探访，又深觉费事。今日乘便拜访旧人，烦你进去替我通报吧。可是弄明白，方能说出我的名字来！倘使寻错了人家，便显得太冒失了。”

且说未摘花，只因近日阴雨绵绵，心境愈发不佳，整日无精打采地枯坐着。今天小睡时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已故父亲常陆亲王回到毛邪，醒后更觉悲伤。便命老侍女将屋檐漏湿之地擦拭干净，同时整理洒扫各处。她也暂时忘却了平日忧思，像常人一样悠然独慈檐前观景吟诗：

“亡人时入梦，红泪浸罗衣。漏滴荒檐下，青衫湿不去。”恰值此时，惟光走了进来，在庭院东寻西找，不见人踪。他正暗忖：“往日似觉无人，今日也果真如此。”便欲转身回去，忽见朦胧月色映照下，房屋窗子皆开着，窗帘晃荡，恍惚有人，心中恐惧顿生。但他仍壮着胆子过去，扬声叫问。里面终于传来一阵衰老的咳嗽声，问道：“里面是哪一位？”惟光通报了自己的名姓，告道：“有位名叫侍从的姐姐可在这里？我想拜见一下呢。”里面答道：“她已去了别处。但她的亲戚还在这里呢。”声音遥遥传来，衰老无力，惟尤甚觉熟识。

荒凉宅邸一向不曾有人来，此时忽来一个肃静无声的男子，里间人疑心是鬼，一时不敢开口。但见这男人走过来，开口说道：“我是特来探听你家小姐状况的。若小姐初衷未改，便相烦转告，说我家公子特来拜访，并非狐怪作祟，勿须害怕。”众侍立见他如此说，不免窃笑。那老侍女回道：“我家小姐倘若变心，恐早已迁居别处，而不会住此荒郊野地了。望你禀告公子，我家小姐生涯真是可怜呢！”便不经发问，将种种困苦情状仅告推光。惟光报觉厌烦，说道：“好了好了。我会将此情况实告公子的。”说罢，便转身去向公子回话。

源氏公子见惟光许久才出来，责怪道：“你为何耽误如此长久？这里荒草丛生，荒凉萧条，小姐可还住此？”惟光辗转告知细节。说道：“回话的大约是侍从的叔母少将呢！”接着便一一告知未摘花的近况。源氏公子听了心中难忍，暗忖：“真可怜啊！倘我早来寻

访。她便不会落得如此悲惨境况吧？”他甚怨自己无情，说道：“这如何是好？我微服私访，本是不易。今晚若非路过，顺便打听，恐还不知其究竟如何呢！小姐如此坚贞不移，难能可贵啊！”然而就如此进去，又觉唐突，总得先做一首诗叫人送去才像样子。源氏心中想道：“倘若她同以前相见时一样默然不答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思虑再三决定不先送诗，还是直接进去。

惟光忙拦阻道：“此处满地荒草，露水甚多，杂物挡道，不便插足。还须人清除，方好进去。”公子自言自语地吟道：

“不辞涉足蓬蒿路，来访坚贞不拔人。”吟罢，不顾惟光劝阻，跨下车来便向里走。慌得惟光只好走在前面，以马鞭挥去草上露水来开道引路。但见树木露水下滴，有如阵雨降落。随从只得撑起伞来为公子遮挡。惟光戏说道：“真象‘东歌’所说‘敬告贵人请加笠，树下水点比雨密’呢！”源氏公子的衣裙全被露水打湿。走进里面一看，但见中门塌损，不成形状，衰草连天，一片凄荒。此时源氏公子亦是狼狈不堪，幸无外人撞见，否则，又有绯闻可传了。

再说未摘花痴心等候源氏公子前来探访，如今果然如愿，心中欣喜不已。然而又觉自己衣着寒俭，不便见人。日前大丈夫夫人虽送她衣服，因她厌恶姨母，放着也不看，便让侍女们拿去收藏在一只装黛香的衣柜里。如今，本摘花心中虽恶，但也无法再执拗，只得拿来穿了。好在衣服还香气四溢！然后将那烟熏煤染、破旧不堪的帷屏移过来，自己坐在帷屏后面，单等公子前来。

源氏公子走进室内，凄康地对她说道：“一别多年，我心始终未变，常对你朝思暮念。不料你却不理睬于我，心中不胜怨恨，只为试探你心，方才今日来访。庭前杉树依然，惹人思旧，哪能过门而不入呢？”说罢他探身向前略微拉开帷屏，向内张望，但见未摘花仍如从前那样斯文而坐，并不即刻回答，心中甚是不快。本摘花见公子如此放肆，又心念公子不惮霜露，亲来荒僻探访，觉得此情甚可感念，便振作起来，回答了几句。源氏公子道：“你在此荒僻之地辛苦度日，坚贞不拔之心我甚是感动。我初衷未变，故不问你心变易与否，便贸然前来相扰，你可有想法？我疏远世人已久，未曾及时来访，此罪万望见谅。”二人互为应答，不觉时久。因邸内一切简陋，实不堪留，源氏公子只得起身告辞。来到庭院，源氏公子见院中松树，比昔年更加高大繁茂，不免痛感逝者如斯，慨叹此身沉浮，恍若一梦。便口占诗句，对未摘花吟道：

“密密藤花留人住，青青松针待我来。”吟罢又道：“自遭厄运后，岁月匆匆，经年累月，不想京中变迁甚多，令人感慨。今后如得时机，当向你详述几年来生活辗转之情状。你也将此间辛酸岁月，俱以告我。我妄作此求，未有不妥吧！”未摘花便答诗道：

“盼待始终无音信，只为看花乘道来？”源氏公子细观她吟诗的态度神情，咀嚼诗中意味，闻到随风飘来的衣香，深觉此人比从前深沉老练得多了。

凉月渐渐西沉，月光从那早已塌损的西边门外的过廊里斜射入没有屋檐的房里，把室内照得灿若白昼。源氏公子见其中布置陈设，与昔年丝毫未变。便想起古代故事中，那些曾用帷屏上的垂布为衣的贫女，未摘花恐也曾如这贫女一样过了多年痛苦生活吧！源氏公子心讨：“此女谦让有度，毕竟品质高尚。虽与她喜讯隔绝数年，实乃多年来忧患频繁心绪烦乱所致，但我对她仍一往情深呢。”思虑至此，猜她心中定然怨恨自己，便更怜悯她。后来源氏公子又去访了花散里，方才打道回府，尽兴而归。

很快就到了贺茂祭及斋院梭梭的时节，朝内上下诸人借此机会纷纷向源氏馈赠种种礼品。公子便将礼品分送心目中人。对未摘花更是体贴入微，特意叮嘱几个心腹，派人前去铲除庭中野草。同时，又筑起一道板墙，将宅邸围起来。源氏公子深恐世人闲话，不便亲去探访，只差人送信前去细致问候。信中说道：“我正在二条院附近修筑宅邸，以供将来你来此居住。现在正准备挑选几个俊秀女童，供你使唤呢！”未摘花未料到源氏公子竟连寻找

传文之事也关心备至，心中更是欣喜感恩。众侍女也都感动得向二条院方向合掌礼拜，祈求公子平安。

源氏公子如此关心未摘花，大出众人意料。众人原以为源氏对于寻常女子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，只有姿色、声名颇为出众之人方才去执意追求。常陆宫邸中上下诸人中，曾有不少人认为小姐永无出头之日，看她不起，才各自散去。如今见她又得源氏宠爱，便又争先恐后地回来了。未摘花本是个谦虚恭谨的好主人，知侍女昔日离去实乃无奈，如今回来，不好拒绝，只得收留下来。而此时源氏公子权势比先前更为渲赫，待人接物也愈亲切了。未摘花家，在公子的亲自操心下，那宫邸便又光彩重视，人声嘈杂了。昔日庭中蔓草丛生，如今亦早已对除干净，树木修剪齐整，池中水清如镜，一派欣欣之气。众随从也各施能力，尽展手段，尽心尽力伺候未摘花。

倏忽间，两年已过。未摘花已由常陆旧邸迁居到二条东院。源氏公子虽极少与她专门聚谈，但彼此近在咫尺，故常乘出入之便，前去探望。而昔日蔑视于她的姨母大武夫人返京，闻知此事后，甚为惊恐。侍从却暗暗庆幸小姐重又得宠，对自己当初不能耐心苦等而悔恨不已。真是时来运转，祸福无常啊！